



论埃里克森的心理史学理论

——以《甘地的真理》为例

□ 薛 晶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埃里克森(Erik Erikson, 1902—1994)是心理史学比较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路德和甘地的研究代表了新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史学的最早范例。与弗洛伊德强调“性”在人类的个性发展和行为中的决定作用不同,埃里克森更注重人的行为的社会根源,他认为人的个性随着社会环境的差异而不同。在《甘地的真理》中,他通过对甘地思想的研究,从个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出发,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人性格和行为的塑造,分析了甘地思想的来源及其对真理的理解。

【关键词】埃里克森;甘地;心理史学;思想

心理史学是20世纪中期西方伴随“新史学”发展而新兴的新流派、新方法。它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两门学科相结合的产物,是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历史人物的个性行为与社会群体的心理历史的一门边缘学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开启了史学与心理学的结合,促进了心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它也是当代西方新史学的一个分支。

埃里克森是研究心理传记史学的突出代表之一,他在结合了历史学与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上,在1959年发表了著作《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以心理史学的理论分析了马丁路德的一生,被誉为心理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埃里克森对路德和甘地的研究可谓是这一时期心理传记史学的典范,他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自我认同”的概念,被称作“自我认同研究之父”,此外,他的心理社会性八阶段理论,为人们各个年龄阶段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总之,埃里克森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继承与发展,无疑使其成为现代心理学界最有成就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之一。

一、埃里克森及其心理史学理论的形成

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 1902—1994)是著名的人格发展心理学家,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在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的门下学习精神分析学。埃里克森1902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祖籍丹麦,他早年没能接受正统的大学教育,在大学预科毕业后违背继父希望他当一名医生的愿望,游学欧洲,踏上了“寻找自我”的旅程,先后两次进入艺术学校学习。1927年,

埃里克森在维也纳的一所学校任教时结识了安娜·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女儿),接受了安娜的精神分析训练,开始迈入精神分析的大门。之后,他辗转各地,积极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疗、教学和研究著述的工作:1933年至1939年,埃里克森在波士顿定居,先后在哈佛医学院、耶鲁大学人类关系学院任职;1939年至1944年他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儿童福利学院的“纵向儿童指导研究”,涉及了人的各阶段中解决冲突的能力以及儿童游戏的性别差异等。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还推崇精神分析学和其它学科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形式,自己也积极实践这种跨学科的历史研究方法。

1950年,埃里克森出版重要著作《童年与社会》,提出人格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把人的心理发展按年龄划分为八个阶段,即婴儿(infancy)、幼儿(early childhood)、幼童(play age, 3—4岁)、学童(school age)、青春期(adolescence)、青年(young adulthood)、成年(adulthood)和老年(old age)。

埃里克森认为,在人的心理发展的过程中,自我和社会环境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人在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的人格,是生物、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的统一体。他按照人类在每个年龄段的不同的矛盾性心理,将人格的发展划分为八个连续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包含了两个对立的、相互斗争的、特定的心理社会任务。在各阶段中个人能否顺利解决相应的心理社会任务,直接影响这个人未来的人格塑造和生活方式。埃里克森重视青春期对人的重要性。不过,与弗洛伊德相比,



埃里克森不在强调在此过程中性的决定性作用，他更注重人的行为的社会根源，认为人的个性随着社会环境的差异而不同。

之后，埃里克森又长期担任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一职，期间的研究和著作主要围绕着“自我同一性”这个专题开展，这也预示着他的心理学理论已经超出精神分析学的范围，开始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广泛渗透。埃里克森的这种理念表明，个人在社会实践会形成一种内在的认同和一致，这种对自己的肯定和鼓励是人们自我认同感的来源，也就是说，“自我同一性”正是自我与社会进行整合后的一种存在形式，这种形式“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自我同一性并不总是固定的，它会随着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连续自我整合而逐渐变化。在埃里克森看来，同一性的整合与自我相关，是综合的、自我的缩影，也是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基础，同一性就是我们经历过的所有不同的自己的综合。

埃里克森根据这个理论撰写了运动领袖马丁·路德的传记《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这本书被誉为心理史学传记的典范，此外，他还作了甘地、萧伯纳等一系列的历史名人的传记，对历史学、心理学乃至心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著名的《青年路德》已经有一些较为透彻的研究成果，故而笔者将从作者为甘地的所做的传记——《甘地的真理》出发，来具体阐述埃里克森的心理史学的理论成果。

二、从《甘地的真理》中看埃里克森的理论成果

《甘地的真理》是埃里克森“作为一名西方人同时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对于圣雄甘地的历史性出现和其真理涵义的探索”。作者1962年第一次的印度之旅就在阿赫梅达巴，这个城市是甘地第一次接受审判的地方，他也于1918年在阿赫梅达巴领导过一次工人罢工。有趣的是，在这次工人罢工事件中，甘地的主要对手就是埃里克森当时借住在其家的一个工厂主，在这种奇妙的缘分下，作者通过与一些知情者的接触发现，可能这次罢工事件并不是大众以往所认知的那样，只是甘地一生中的一个小插曲（甚至连甘地本人也这样认为）。作者认为，这次发生在阿赫梅达巴的罢工事件是甘地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事件，它甚至可能对后来甘地成为民族领袖

和抵抗运动的发起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于是这件事情激起了这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强烈好奇心，他开始对甘地这段中年阶段的生活和工作进行探索，希望通过综合临床心理学和历史学的方式，来研究那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为什么以那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1、文章内容概述

“第一部分：调查”中，作者主要搜集了一些关于阿赫梅达巴的劳资纠纷事件的资料，除了一些新闻报道外，还访谈了许多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者，尽最大的努力还原了当时事件发生的过程。他认为甘地在这次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关心底层人民和尊重妇女的倾向、与对立工厂主保持了相对友好关系等等，都可以在其生活背景中找出原因。

“第二部分：往昔”中，作者回顾了甘地一生中的几个主要阶段，从活泼的莫尼亚到忧郁的莫罕，从不安定的英国留学生活到南非的领导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探索甘地民族抵抗运动的个人起源。作者发现在甘地的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就已经表现出了高度的道德感、对关心和服务的偏好和自我约束等等，甘地做错事情向父亲主动忏悔这一事例更被其认为是一堂生动的实验课。

“第三部分：事件”中，作者以一封给圣雄吉的信作为开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甘地的对抗性的神经症矛盾，对其真理定论、生殖危机和抵抗哲学进行了讨论和分析；最后以甘地思想中的挫折感结束。

“第四部分：真理的杠杆作用”中，埃里克森在讨论了甘地的矛盾性哲学的起源后，又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甘地的民族抵抗运动背后的有效精神力量是什么？甘地追求的真理是一种什么样的真理？甘地实现了一种良心和怒气的相互调停，不仅于其自身，而且在民众中推广实现，以此推动了我们的道德本质和“动物”本质之间的调和。

2、埃里克森的观点

首先，作者认为甘地“自我”的成熟很早，在其童年时期就已经表现出了极高的责任感和道德心，而这也是他产生第一个矛盾心理的原因。他对道德问题自小就显示出一种持久的兴趣和持续的关注，为了保持自身纯



洁，他经常自省、自责，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也总是为别人着想。这种过早的自我成熟使甘地很容易就吸收了母亲包容、温和的性格，他做错事情后比别人的内疚感更强，对家人和朋友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其次，甘地的“自我同一性”也是通过这些普世济世、关爱大众的思想来实现的。埃里克森认为，当甘地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一些性格特征已经显示出一些预兆，这也表现在他后来的某些哲学思想上。埃里克森认为，甘地的生殖危机是由于他家族信仰的要求，作为一个有高度责任感和道德感的人，过早的性生活使其产生了对父亲安排童婚的反感、对妻子的愧疚以及难以保持纯洁的煎熬。作者一直强调阿赫梅达巴劳资纠纷事件对甘地一生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在这里，甘地进行了第一次抵抗殖民者的运动，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启了追求自我与社会认同的道路，通过运动逐步的发展，甘地的生殖危机也逐渐消失，这足以证明社会对个人行为和性格的塑造作用。

最后，甘地的身上还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女性和母性特征。这是因为他幼年时期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使其性格中的包容性、关怀性和服务性更加凸显，这也是他为什么得到众人追捧、尊敬的原因之一。在群众性的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把大众的社会和政治运动限定在一个和平的、有限的范围之内，既是他自我追求和社会认同的交融，也是他性格中包容和关怀的表现形式。

三、埃里克森心理史学思想的述评

1、先进性

埃里克森的传记心理史学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继承和发扬的结果，与弗洛伊德相比，埃里克森对心理学的理论实践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对心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首先，他认为人的一生是发展变化的，这就摆脱了弗洛伊德的“童年决定论”，从学者的资料收集角度来看，追溯童年往往会有材料不足、难以归纳的麻烦，影响心理史学的发展。埃里克森的创新拓宽了心理史学传记发展的道路，而在之后的心理传记史学的核心不再是追溯童年历史，而以观察个体一生的发展轨迹为主，更加科学合理。其次，他承认个人与其身边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个人在各阶段都离不开周围环境

的影响，因此他可以说在这方面大体纠正了心理因素决定论的束缚。埃里克森人格的结构，即整个心理过程的重心，从弗洛伊德的本能过程转到自我过程，把人的发展动机从潜意识扩展到意识领域，从先天的本能欲望转移到现实关系中。

总之，如果说弗洛伊德的《达·芬奇及其童年的回忆》是第一部心理史学传记著作，那么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和《甘地的真理》则是更进一步的完善了心理史学传记的理论和框架基础，为之后的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另外，埃里克森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论对个体保持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心理发展阶段理论强调，个体的心理发展受生物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影响，心理发展在不同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危机和问题，这些作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为教育学、心理学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促进了各国心理健康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2、局限性

首先，埃里克森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他很多时候都会将理论模式硬套历史、解释历史。他的八个阶段心理社会性发展理论和自我同一理论，是根据 20 世纪的美民众提出的，并不能当作不受时代和文化区域限制的普遍真理。而且，与弗洛伊德一样，埃里克森也犯有根据理论教条推断历史事实的错误，这种对待史实证据的态度是一般历史学家不能接受的。

其次，埃里克森虽然指出了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但分析的出发点毕竟个人本身及其神经官能症和创伤，尤其是只研究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这点，非常具有局限性，其理论不能说服大众。

最后，以埃里克森为代表的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注重社会的作用，但没有改变其弗洛伊德的本质，从而有悖于社会史发展的潮流。美国心理史学过度强调个人主义的特性，也是其 20 世纪 80 年代走向衰落的原因。

【作者简介】

薛晶（1995—），女，汉族，山西万荣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史。